

禪詩鴻鴈、燕子、鶯鳥意象探析： 兼論三者於漢文佛典之使用概況*

郭錦鴻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前言

自惠能(638–713)、神秀(605–706)以降五百多年間，禪宗門派經歷了璀璨的發展期。禪語錄所載禪師上堂及師徒間的答問，記錄了唐宋時期禪僧的活動形態。在授禪、頌古、拈古、對機、評唱的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到不少禪僧兼具文學素養與藝術才華。他們的詩偈既具備文學元素，亦由於他們比文學家多一重宗教身份，其文學作品——尤其是詩偈所用的意象，更帶有別具一格的意象義涵。

從唐代洪州禪開始，禪林流行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等遮詮授禪方法的課題和實踐，曹溪禪的意旨在禪林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推演。唐以後的禪僧更多以曲折委婉的方式繞路說禪，不論是詩偈創作還是機緣對答，援用自然意象傳遞禪理的情況十分普遍，這與傳統詩歌以象託意、寓情於景的旨趣相合。

研究範圍

與其他自然意象不同，詠鳥詩是詩人與禽鳥兩種生命主體交會的作品，在世俗詩歌中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是歷來詩人的寄詠對象，相關研究亦有不少。¹然而，禪

* 本文曾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之「2014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席上宣讀，得蒙與會專家指正與贊成，以及主辦單位提供各項協助，謹致衷心謝意。此文初稿亦蒙恩師賈晉華教授啟發與指導，感荷莫名。諸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建言，使文章得以修正增潤，在此一併致謝。

¹ 近人對鳥意象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1931年上海開明書店印行賈祖璋的《鳥與文學》，列述並分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二十種禽鳥，是較早期研究文學與禽鳥的著作。1987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趙沛霖的《興的源起：歷史積澱與詩歌藝術》，考探《詩經》中的基本興象(原始興象)，其中包括鳥類興象。趙氏追溯了鳥類興象產生的基礎，是與祖先及原始宗教信仰相連繫，其本質呈現了傳統宗教觀念意義與自然物象的統一(頁12–66)。此後相關的著作有不少，如林堅、陳華、沈彥(選注)：《歷代詠鳥詩品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陳勤建：《中國鳥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陳勤建：

僧詩偈的鳥意象，雖兼具文學性、藝術性和宗教性，但尚未見專門研究，因而就此作出探討，期望為傳統的鳥意象研究補充一個視角，這對探索禪學思想內容與文學藝術審美情趣間的關係，以及禪僧對文學創作的藝術處理技巧，相信有一定意義。

漢文佛典關於鳥類的記載眾多，最常見的作用是陳述佛理和敘說佛教故事。漢文佛典禪宗部類的語錄和詩作，亦多以意象為表現形態。本文依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EBTA)電子佛典集成(CBETA Reader 2014年5月版)所收集的漢文佛典作為主要檢索對象，包括翻譯自梵語、巴利語、藏語及西域語言的漢譯佛典，還有於中土產生的佛典。²在蒐集禪僧詩偈方面，除上述檢索資料庫外，亦會以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傅璇琮等編《全宋詩》、韓進廉編《禪詩一萬首》等書為輔助。³

〔上接頁23〕

《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李起敏、白嵐玲(選注)：《歷朝花鳥詠物詩》(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吳儀鳳：《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高旖璐：《〈全唐詩〉中「禽鳥入詩」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陳淑君：《稼軒詞中鳥意象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等。均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鳥意象有所觸及。單篇論文涉獵範圍亦廣，主要分為以鳥類為研究核心及以詩人為研究核心兩個方面，摘舉如下：王建堂：〈《詩經》中的鳥意象〉，《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77–81；劉毓慶：〈《詩經》鳥類興象與上古鳥占巫術〉，《文藝研究》2001年第3期，頁129–40；劉毓慶：〈從河洲雉鳩到銀河鵲橋——關於中國文學中鳥意象意義內核的探討〉，《文藝研究》2002年第3期，頁74–81；魏耕原：〈心意的飛越：謝朓詩的飛鳥情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61–69；鄭德開、何玉才：〈古典詩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散論〉，《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頁28–30；莊舒卉：〈《詩經·鵠羽》中的鵠鳥意象運用〉，《崇仁學報》第1期(2007年)，頁95–102；侯敏：〈《易》與《詩》中的鳥〉，《北方論叢》2007年第1期，頁5–7；黃昕瑤：〈山林鳥與籠中鳥——嵇、阮詩中飛鳥意象所映現的自我影像〉，載《第二十二屆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2009年，頁203–20)；王瑩：〈鷹與鶴：唐宋詩詞中鳥意象的嬗變〉，《文學評論》2009年第5期，頁143–52；鄒學慧：〈宋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頁78–82；許淑惠：〈三曹詩歌中的鳥意象研究〉，《人文與社會學報》第3卷第2期(2013年)，頁95–120。由此可見，傳統文學作品中的鳥意象一直為近代學者研究興趣所在。

² CEBTA 所依據的底本是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的《大正新脩大藏經》8,982卷、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的《卍新纂續藏經》5,066卷、新文豐出版的《嘉興大藏經》1,659卷、「歷代藏經補輯」972卷、《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248卷、《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70冊、《藏外佛教文獻》1–9輯、《正史佛教資料類編》，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佛典辭彙檢索應用平台以 CEBTA 作為檢索資料庫，故此 CEBTA 所錄的漢文佛典，均為檢索對象。

³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傅璇宗等(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韓進廉(編)：《禪詩一萬首》(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A Study of the Images of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in Chan Poet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Abstract)

Kwok Kam Hu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ord frequency of bird name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Findings show that among the 53 kinds of birds present, cranes,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occur most frequently, in particular in the Chan volum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These images of birds are most commonly found in poems composed by Chan monks and are of a literary, artistic, and religious nature.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no specialist studies into the images of birds in Chan poem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fill this research niche. By focusing on the occurrence and images of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this study first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these three bird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and then provides a discuss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se birds in poems by Chan monks. This sheds light on the Chan Buddhist connotation of the birds and help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tions of Chan monks, the esthetic appeal of these images, and artistic thought in composing poems.

關鍵詞： 禪僧 禪詩 漢文佛典 鳥意象 禪意象

Keywords: Chan monk Chan poem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bird images
Chan images